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

第三回 秦瓊兵進金靈川 寶林槍挑伍國龍

詩曰：老少英雄武藝高，旗開馬列見功勞。

太宗唐祚興隆日，父子勛名麟閣標。

再講尉遲恭出來，跨上雕鞍，提槍懸鞭，衝出營門，兩邊戰鼓震動，大喝道：「呔！小番兒，你還不服某老將軍手段麼？管叫你命在旦夕。」寶林心中一想，把烏金槍一起，喝聲：「老蠻子，不必多言，照槍罷。」兜回就刺，尉遲恭急架相迎，兩人戰到六七回合，寶林把金槍虛晃一晃，叫聲：「老蠻子果然槍法利害，小爺讓你。」撥馬往落荒而走。尉遲恭心中大喜，大喝道：「你往那裡走，老爺來取你命了。」把馬一催，豁喇喇追上來了。寶林假敗下來，往山凹內一走，回頭不見了白良關，把馬呼一帶轉來。尉遲恭到了面前喝聲：「還不下馬受死。」噯的一槍，直到面門。寶林把烏金槍塔啣一聲響，迎住叫聲：「爹爹，休得發槍，孩兒在這裡。」連忙跳下雕鞍，跪拜於地。尉遲恭見他口叫爹爹，下馬跪拜。到收住了槍，說：「小番兒，你不必這等懼怕，只要獻關投順，就免你一死。」寶林說：「爹爹，當真孩兒在此相認父親。」尉遲恭說：「豈有此量，你認錯了。某家在中原為國家大臣，那裡有什麼兒子在於北番外邦。沒有的，沒有的。」寶林叫聲：「爹爹你可記得二十年前在朔州麻衣縣打鐵投軍，與梅氏母親分離，孩兒還在腹內。一去之後，並無音信，到今二十餘年，才得長成相認父親。難道爹爹就忘了麼？」尉遲恭一聽此言，猶如夢中驚醒，不覺兩淚交流說：「是有的。那年離別之後，我妻身懷六甲，叫我留信物一件，以為日後相認，只是你無信物，未可深信，一定認錯了。」寶林叫聲：「爹爹，怎麼沒有信物？」抽起一條水鐵鋼鞭，提與尉遲恭說道：「爹爹，你還認得此鞭麼？」敬德把鞭接在手中仔細一看，柄上還刻著「尉遲寶林」四字，認得自己親造兩條雌雄二鞭。

昔年留於妻子之處，叫他撫養孩兒長大成人，拿鞭前來認我，誰想到今方見此鞭。果然是我該兒了。那時便滾鞍下馬，說道：「我兒，今日為父得見孩兒之面，真乃萬幸也。為父與你母親分別後，也受了許多苦楚，才蒙主上加封，差人到麻衣縣相接你母親，並無下落。那時為父思想了十多年，差人四處察訪，音信絕無，豈知孩兒反在北番。因何到此，母親何在？」寶林叫聲：「阿呀！爹爹。自從別離之後，母親在家苦守，不想被番奴劉國貞這賊虜在北番，屢欲強逼，我母親欲要全節而亡，因有該兒在腹，猶恐絕了後嗣，所以毀容阻撓，堅心苦守，孩兒長大，叫我今朝相認父親，總是孩兒不孝，望爹爹不必追究過去之事。」尉遲恭又驚又喜道：「原來如此。為今之計，怎生見得夫人？」寶林說：「爹爹，母親曾對我講過的，叫爹爹假敗進營，會合諸將，上馬提兵，待孩兒假敗，砍斷吊橋索子，衝殺進關去擒賊子，就好相見。得了白良關，一件大功。」尉遲恭道：「此計甚妙，我兒快快上馬。」

父子提槍跨上雕鞍，衝出山凹。叫聲：「小番兒果然利害，某今走矣。休趕，休趕。」一馬奔至營前，寶林收住絲韁，假作呼喊道：「我只道你久常不敗，誰知也有今日大敗！罷，快叫能事的出來會我。」此話不表。

再講尉遲恭下馬，上中軍來見元帥說：「真算我主洪福齊天，白良關已得。」叔寶說：「將軍未能取勝，白良關怎麼得來？」敬德說：「北番這位小將，乃是某家嫡子。所以今日假敗，到落荒相認，父子團圓。我妻梅氏，現在關中，叫孩兒時某所講，會合各位將軍，坐馬提兵，殺出營門。等我孩兒假敗下馬，砍落吊橋，搶進關中，共擒守將，豈不是白良關唾手而得矣。」

眾將聞言大喜。叔寶說：「果有這等事，你子因何反在北番，從何說起？」

敬德就把麻衣縣夫妻分別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秦瓊方才明白。即發令箭數枝，令諸將坐馬端兵，搶關擒北番之將，須要小心，不得違令。眾將應聲：「是。」早有馬、段、殷、劉、程咬金五將，上馬提兵，出營門觀望。尉遲恭衝出營門，大叫一聲：「小番兒。某家來取你命也。」拍馬上前，直取寶林。寶林急架相迎，父子假戰了五六個衝鋒，寶林便走。叫聲：「休趕，休趕！」把眼一丟，望關前敗下來了。敬德叫聲：「那裡走！」回頭又叫聲：「諸位將軍，快些搶關哩。」這六騎馬隨後趕來，底下大小三軍們，旗幡招颭，劍戟刀槍如海浪滔天，煙塵抖亂，豁喇豁喇趕至吊橋邊來。寶林過得吊橋，有小番高扯吊橋，忙發狼牙，卻被寶林砍斷索子，吊橋墜落，眾小番大驚說：「大爺反把吊橋索子砍斷。」寶林喝聲：「呔！誰敢響，那個是你們公子。看槍！」亂挑了幾個，小番喊叫說：「公子反了！」一擁進關。諸將過了吊橋，寶林叫聲：「爹爹這裡來。」六騎馬殺進關中，鼓打如雷，馬叫驚天，那關中合府官員，多聞報了。有偏正牙將們，頂盔貫甲，上馬提刀，上來抵敵。尉遲恭父子二人，兩條槍好了不得。來一個刺一個，來一雙刺一雙。程咬金子執大斧說：「狗番奴！」罵一句，殺一個，罵兩句，殺一雙。

殷、劉、馬、段四將，提起大砍刀，殺人如切菜。好殺哩，直殺到總府衙門，劉國貞一聞此報，著了忙說：「一定此事發了。帶馬抬槍，隨本總來呵。」

這一邊家將們多是明盔亮甲，提著軍器，上著馬，一擁出來。到得總府衙門，「阿呀！不好了。」多是大唐旗號，前面尉遲寶林引路，直衝上來。劉國貞把槍一起，叫一聲：「畜生！反害自身。照槍。」噯的一槍直刺過來，寶林把槍塔啣一響，架住在旁邊，馬打交鋒過來，國貞正衝到尉遲面前來了。敬德把鞭拿在手中說：「去罷！」當夾胸只一鞭，國貞叫得一聲：「啊呀！」

血稍一噴，坐立不牢，跌下馬來。軍士拿來拴捉住了，餘外家將、小番們晦氣，一刀三個的，一槍四五個的，有識時務的，口叫：「走阿，走阿！」多望金靈川逃去，殺得關內無人，尉遲父子進了帥府，滾鞍下馬，說：「孩兒，快去請你母親出來相見。」寶林奉父命來到房中，只見夫人索珠流淚，猶如線穿一般。寶林忙叫：「母親，如今不必悲淚，爹爹現在外面，快快出去。」

夫人說：「我兒，當日夫君曾叫我撫養孩兒成人，以接後代。到今朝父子團圓，雖節操能全，我只恨劉國貞謗污我名，今可擒住麼？」寶林說：「母親，已今綁在外面了。」「既如此，我兒與我先拿進來，然後與你爹爹相見。」

寶林說：「是。」走出外面，拿進劉國貞。劉國貞歎聲：「罷了，養虎傷身。」

梅氏夫人一見，大罵：「賊子，你謗訕我節操聲名，蠻稱為妻，使北番軍民誤認我不義，恥笑有失貞節，怎知我含忿難明，皆因身懷此子，不負親夫重托，所以外貌是和，中心懷恨，毀容阻撓，得倖此子長成，再不道親夫臨敵，父子團圓，我完節之願畢矣。賊阿，你一十六年謗節之名，此恨難泄。」忙叫：「我親兒，快將這奸賊砍為肉醬。」寶林應聲，提劍起來，亂斬百十餘刀，一位白良關守將化為肉泥。夫人叫聲：「我兒，你往外面，喚父親到裡面來。」寶林奉命出得房門，梅氏夫人大叫一聲：「丈夫阿！今日來遲，但見其子，不見你妻了。你在中原為大將，我污名難白，見你無顏，罷，罷，罷，全節自盡，以洗貞操。」忙將頭撞上粉壁，可憐間腦漿迸裂，全節而亡，嗚呼哀哉了。寶林那曉其意，來到外面說：「爹爹，母親要你裡面去相見。」

尉遲恭大喜，父子同進房中，一見夫人墜牆而死。寶林大哭一聲：「我母親呵！」那尉遲嚇呆了，遂悲淚說：「我兒，既死不能復生，不必悲淚。」就將屍骸埋葬在房，父子流淚來到外面，對諸將說了，人人皆淚。程咬金說：「好難得的。」眾將上馬出關，進中營。馬、段、殷、劉繳了令，尉遲恭說：「我兒過來，參見了元帥。」寶林上前說是：「元帥在上，小將尉遲寶林參見。」元帥叫聲：「小將軍請起。」寶林然後走下來，見過了諸位叔父、伯父們。敬德領進御營，俯伏塵埃，說道：「陛下龍駕在上，臣尉遲寶林見駕。」

世民大喜，說是：「御姪平身。寡人有幸到來平北，得了一位少年英雄，諒北番是御姪熟路，穿關過去，得了功勞，朕當加封與你。」寶林謝了恩。元帥傳令，大隊人馬來到白良關，點一點關中糧草，查盤國庫，當夜賜宴與敬德賀喜。養馬三日，放炮起兵，兵進金靈川，我且慢表。

單說金靈川守將名字伍國龍，身長一丈，頭如笆鬥，面如藍靛，發似硃砂，海下黃胡，力大無窮，鎮守金靈川。這一日升堂，有小番報進：「啟爺，白良關已失，現在取傷把都兒在外要見。」伍國龍聞白良關失了之言，便大驚說：「快傳進來。」把都兒走

進跪下說：「平章爺不好了，大唐兵將實力驍勇，白良關打破，不日兵到金靈川來了。」伍國龍那番嚇得膽戰心驚，說：「本鎮知道。快走木陽城報與狼主知道。吩咐關頭上多加灰瓶石子，弓弩旗箭，小心保守。大唐兵馬到來，報與本鎮知道。」把都兒一聲得令，此話不表。

再講到南朝兵馬，在路饑食渴飲，約有三日，那先鋒程咬金早到金靈川下，吩咐放炮安營，等後面人馬一到，然後開兵。不一日大兵到了，程咬金接到關前營內。其夜君臣飲酒，商議破關之策。當晚不表。次日清晨，元帥升帳，聚集眾將兩旁聽令。尉遲寶林披掛上前，叫聲：「元帥，小將新到帥爺麾下，不曾立功，今日這座金靈川。待小將走馬成功，取此關頭以立微勛，有何不可？特來聽令。」秦叔寶道：「好賢姪，此言實乃年少英雄，須要小心在意。」寶林應道：「是，得令。」頂盔貫甲，懸劍掛鞭，綽槍上馬，帶領軍士衝出營門。來到關前，大叫一聲：「呔！關上的，快報與伍國龍知道，今南朝聖駕親證破番，要殺盡你門番狗奴，況白良關已破，早早出來受死。」

這一聲大叫，關上小番報進來了：「啟爺，關外大唐人馬已到，有將討戰。」

伍國龍聞報，吩咐快取披掛過來，備馬抬刀，頂盔貫甲，結束停當，帶過馬，跨上雕鞍，提刀出府，來到關前，吩咐開頭。哄曬一聲炮響，大開關門，放下吊橋，一字擺開，豁喇喇一馬衝出。寶林抬頭一看，見來將一員，甚是兇惡，你看他怎生打扮：頭戴紅纓亮鐵明盔，身披龍鱗軟甲。面如藍靛，硃砂紅髮；兩眼如銅鈴，兩耳兜風，一臉黃鬚。坐下一騎青鬃馬，大刀一擺光閃爍，槍刀雙起響叮噹，喝聲似霹靂交加。

寶林看罷大叫一聲：「呔！來的番狗通下名來。」伍國龍說：「你要魔家的名麼？乃紅袍大力子大元帥祖麾下，加為鎮守金靈川大將軍伍國龍便是。」

寶林說：「原來你就叫伍國龍，也只平常。今日天兵已到，怎麼不讓路獻關，擅敢反來阻我去路，分明活不耐煩了。」國龍聞言大怒，也不問姓名，提起刀來喝聲：「呔！照魔家的刀罷。」望寶林頂上劈將下來。寶林叫聲：「好！」

把槍噶啞這一梟，國龍喊聲：「不好。」在馬上一晃，這把刀直望自己頭上崩轉來了，豁喇一馬衝鋒過去，兜得轉來，寶林把手中槍緊一緊，喝聲：「去罷！」一槍當心挑進來，伍國龍叫得一聲：「阿呀！我命休矣。」躲閃不及，正刺在前心，不冬一響，挑下馬去了。寶林夏一槍刺死，吩咐諸將快搶關裡。

叫得一聲搶關，一騎馬先衝上吊橋上了。營前的尉遲恭在那裡掠陣，見兒子槍挑了番將，也把槍一串說：「諸位老將軍，快搶吊橋。」有程咬金、王君可二十九家總兵，上馬提槍執刀，豁喇喇正搶過吊橋來了，那些小番把都兒望關中一走，閉關也來不及了，卻被寶林一槍一個，好挑哩；眾將把刀斬的把斧砍的，好殺哩。這些小番也有半死的，也有折臂的，也有破腔的，也有有的逃了去了，一霎時，逃得乾乾淨淨。殺進帥府，查盤錢糧，請關外大元帥同貞觀天子、大小三軍，陸續進關。把錢糧單開清在簿。寶林上前說：「元帥，小將繳令。」元帥說：「好賢姪，真乃將門之子，走馬取關，其功不小。」太宗大悅，說：「御姪將門有將，尉遲王兄如此利害，御姪槍法更精，叫做英雄出在少年，王兄不如御姪了。」敬德聽見朝廷稱贊他兒子，不覺毛骨悚然，奏道：「陛下，究竟他槍不精，出得不精，沒有十分筋骨發出來的。」太宗道：「阿，王兄，御姪沒有筋骨也夠了。」其夜營中夜飲賀功。

一宵過了，明日清晨，把關上赤壁寶康王旗號去落了，打起大唐旗號，只如今放炮抬營，三軍如猛虎，眾將似天神，一路上馬，前往銀靈川進發，好不威風。探馬預先在那裡打聽，聞得失了金靈川，飛報進關去了。行兵三日，來到關外，把人馬扎住，後隊大元帥人馬已到，吩咐離關十里下寨。有尉遲寶林上前說：「且慢安營，待小將走馬取關，先開一陣，倘挑了番將，就此衝進關門，走馬成功，豈不為美？若不能取勝，安營未遲。」元帥說：「既然如此，賢姪須要小心，待本帥與你掠陣，靠陛下洪福，賢姪滅得守將，本帥領三軍衝進關中，也是你之功。」得令！把馬一衝，來到關前大喝一聲：「呔！關上的，快去報天兵到了，速速獻關，若有半句推辭，將軍就要攻關哩。」小將喊聲驚動關上把都兒，報進：「啟爺，大唐人馬已到，有小蠻子坐馬端槍討戰。」總爺大驚說：「中原人馬幾時到的，可曾安營麼？」

「啟上平章爺，才到。不曾紮營，走馬討戰。」「阿唷！那有此理。南朝兵將一發了不得，取了白良關，又取了金靈川，思想要取銀靈川，可惱、可惱。」

吩咐帶馬過來，結束停當，掛劍懸鞭，手執金棍，帶領眾把都兒，一聲炮響，大開關門，一馬當先，衝過吊橋。尉遲玉林一看，原來是一員惡將，十分兇險。你道怎生打扮：頭戴龍鳳頂鐵盔，身穿鎖子黃金甲。手執慣使黃金棍，坐下千里銀鬃馬。

好一位番邦勇將，黑臉紅須，直到陣前。寶林大喝一聲：「呔！來的番狗住馬，可通名來。」總爺把棍一起，噶啞架定說：「你要問魔家之名麼，對你說你可知道，我乃鎮守銀靈川總兵王天壽便是，可曉得本將軍之利害麼？還不速退。」寶林聽了，把槍一起刺來，王天壽把棍一架，回手一棍，喝聲照棍。當頭望頂樑上蓋將下來，好不利害，猶如泰山一般。寶林把槍一架，噶啞一聲響，拔開在旁，回手一槍，王天壽躲閃不及，喊一聲不好了，一槍正中咽喉，不冬一聲跌下馬來，死於非命。小番見主將已死，曉得銀靈川內殺得利害，大喊一聲，各自逃生。往野馬川去了。元帥好不得得意，把人馬同寶林殺進關去了，一卒皆無。到總府扎住，尉遲寶林進帳繳令。正是：唐王有福天心順，眾將英雄取北番。